

重新认识句类的关系模式

王 珏

摘要:学界对陈述句、感叹句、疑问句和祈使句等四个基本句类之间的关系提出了4类8种模式。本文认为其中的“陈述句、感叹句对疑问句、祈使句”关系模式是互动性“弱-强”模式,并从三个方面补充论证其句法形式:一是已有句类标记的再认识;二是语调系统及其分工;三是语调和语气词的共现关系。结果发现,汉语句类标记大体形成一个相互排斥的替代选择系统,每个句子标记都可以分配到一种类型,且任何句子标记都不是一种以上类型的成员。据此,互动性“弱-强”关系模式里的两类四种句类都分别具有各自的句法形式,因此该模式可视为汉语句类关系的最佳模式。

关键词:句类;句类标记;句类关系模式;“陈述句、感叹句对疑问句、祈使句”关系模式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4.03.007

已有研究回顾

句类(sentence type)指按交际目的划分的句子类别,也常被称为言语行为(speech acts)。学界几乎一致认为,汉语拥有陈述、疑问、祈使、感叹四个基本句类^①,但对其间关系却提出过如下4类8种模式。

(一) 平行四分模式

该模式直接将句子分为四个关系平行的句类。章士钊据“表著发言者之意志”分为叙述句、疑问句、命令句和感叹句^②,刘复据说话时语气分为直示句、感叹句、询问句和命令句^③,金兆梓据语气区分出直陈句、传感句、布臆句和询问句^④,王力主要据语气词分为确定、不定、意志和感叹语气^⑤,丁声树等据语气词分为疑问、祈使和禁止、测度与商量、陈述^⑥,陈望道据“陈述的意趣”“用意”“情感”或“写说的目的”分为直陈句、询问句、期使句和感叹句^⑦,等等。

【作者简介】王珏,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200240)。

① 见刘丹青:《句类及疑问句和祈使句:〈语法调查研究手册〉节选》,《语言科学》2005年第5期,第78—98页。此外,塞尔(《心灵、语言和社会》,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第142—144页)和王建军(《中古句类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地位》,《汉语史研究集刊》,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十一辑)都提出了更多的句类。

② 章士钊:《中等国文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第14—17页。

③ 刘复:《中国文法通论》,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87—89页。

④ 金兆梓:《国文法之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8—81页。

⑤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228页。

⑥ 丁声树等:《汉语语法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15页。

⑦ 陈望道:《文法简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年,第97—101页。

(二) 两类四种模式

该模式包括如下三种观点。

一是黎锦熙“只就思想表达”分为决定句、商榷句、疑问句和惊叹句四个平行句类,同时将祈使句分别并入前两个句类。^①

二是叶斯柏森最早据“说话人是否想直接通过他的话语对听话人的意念施加影响”分为两大类:陈述句和感叹句为一类,请求句和疑问句为另一类。前者“有没有听话人当然是无关紧要的”,后者的“目的是要影响听话人的意志,也就是说,使他做某事”。同时“疑问句也是一种请求句,即请求告诉问话人某事,向他提供他想知道的信息”。^②吕叔湘部分接受了叶氏观点而认为:“我们平常说话,多数是为表达事实,可是也时常以支配我们的行为为目的,这就是祈使之类的语气。”^③范晓据传达信息的目的提出,陈述句、感叹句、应答句大都属于信息储存句;疑问句、祈使句、招呼句大都属于信息反馈句。^④有的学者虽不赞成上述分类模式,但也承认陈述句和感叹句之间关系密切。^⑤

三是徐晶凝据语气手段是句类及其标记还是语气词而提出,“陈述句和祈使句的区别算是语气(mood)的区别,疑问句类和感叹句类所表达的语法意义只称疑问功能和感叹功能,疑问语气(mood)则只是由疑问语气助词表达的”^⑥。石毓智认为,历史上很多疑问手段转化成了感叹句的标记,二者存在密切的历时关联。^⑦

(三) 三类六种模式

吕叔湘据“因使用的目的不同所生的分别”并结合语气词,将句类分为“与认识有关的”直陈句和疑问句、“与行动有关的”商量句和祈使句,“与感情有关的”感叹句、惊讶句等。^⑧

(四) 一对三模式

该模式包括三种观点。

一是陈述句对其余三种句类。吕叔湘曾据是否带有特殊语气将句子分为“不带任何特殊语气(如疑问,祈使,感叹)的语气,可以称为‘直陈’语气”,其余句类都是带特殊语气的句类,包括陈述句之外的三种基本句类。^⑨赵元任从话语功能角度认为,大多数句子是陈述句,而命令句、疑问句、呼语和感叹句则多用于“对话”或插入动作或事件的讲话。^⑩太田辰夫据言者对听者有无要求或期待分为无要求语句和有要求语句。前者具有相对的完结感,包括陈述句(含祈使句);后者具有绝对的完结感,包括疑问句、禁止祈使句。同时他认为,汉语“没有命令句,只是借用无要求句,临时当做命令语句”^⑪。

①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61页。

② [丹麦]叶斯柏森:《语法哲学》,廖序东主译并审订,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67页。

③⑧⑨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02页;第258页;第262页。

④ 范晓:《汉语的句子类型》,太原:书海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⑤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第231—232页)、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第312、313页)和朱德熙(《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4页)。

⑥ 徐晶凝:《现代汉语话语情态研究》,北京:昆仑出版社,2008年,第129页。

⑦ 石毓智:《汉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85—498页。

⑩ Chao, Yuenren,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81页。此外,高明凯(《汉语语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29—549页)将句子分为“平面的直陈型”和“另外的‘型’”两大类,后者包括六个句类。

⑪ [日]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4—65页。

此外,还有学者从句类转换关系角度认为,只有陈述句是无标记的,其余句类都是在陈述句之上添加不同标记构成的。^①

二是感叹句对其余三种句类。布龙菲尔德提出,“在英语以及许多别的语言里,句子是凭借变调即次音位标示句子的结尾,并且能区分三种主要的句子类型: John ran away [.] John ran away [?] Who ran away [¿](倒过来的问号表示补充问句)。此外,在这些句型的每一句上,可以加添感叹句式的句调的变异”^②。何容进一步认为,“无论是做陈述,还是提出疑问,发出祈使,说话人都可以带有一定的甚至强烈的感情。”“declarative 应该是和 interrogative 对立的,因为一个句子不是 interrogative,便是 declarative; exclamatory 则只能和 nonexclamatory 对立,因为任何一个语句要是所带的感情超过了平常所应有的程度,都可以成为一个 exclamatory sentence, 不管它是 declarative, imperative, 还是 interrogative(因此任何带强烈感情的句子都可以标以 exclamation mark)。”^③高名凯提出:“表情语法和表达思想的语法虽都是语法,却是不同的领域,不过这两个领域可以互相重叠而已……其实表情的语法只是把表知的语言用另一方式来表达而已。”^④最后,徐杰先据“达意”把句子分为陈述句、疑问句和祈使句,再据“表情”强弱将其余三个句类各自分出“强感句”和“弱感句”两个次类。^⑤吕明臣则认为,“感叹句都表达情感,但表达情感的未必都是感叹句,一般所说的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也含有情感因素”^⑥。最后,齐沪扬据语调轻重分出感叹句和非感叹句,再据语调升降将非感叹句分为疑问句和非疑问句。^⑦

三是疑问句对其余三种句类。邢福义认为“陈述句、感叹句、祈使句采取降调,一部分疑问句采取升调”。从用途说,“疑问句是提出问题,要从对方那里获得信息;陈述句、祈使句、感叹句则是输出信息,或告诉对方一件事,或要求对方做什么不做什么,或向对方表示某种强烈的感情。从获得信息和给予信息这些作用看,它们之间也是对立的”^⑧。齐沪扬也认为,除了特指问句,疑问句都可以用升调,非疑问句都可以是降调。^⑨

(五) 小结

至此,学界提出的四种基本句类之间的 4 类 8 种关系模式可归纳如下。

表 1 学界已有的句类关系模式

句类关系模式		划分依据	出处
平行四分模式	1a.叙述句、疑问句、命令句、感叹句	言者意志	章士钊1907
	1b.确定、不定、意志和感叹	语气词	王力1985
	1c.陈述、疑问、感叹、祈使	语气词和语调	丁声树等1961
	1d.直陈句、询问句、期使句和感叹句	“陈述的意趣”“用意”“情感”“写说的目的”	陈望道1978

① 陈望道(《文法简论》,第 100 页)、朱德熙(《语法讲义》,第 202 页)、徐晶凝(《现代汉语话语情态研究》,第 107 页)和石毓智(《汉语语法》,第 515—516 页)。

② [美]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134、208 页。

③ 何容:《中国文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152 页。

④ 高名凯:《汉语语法论》,第 520 页。

⑤ 徐杰:《句子的功能分类和相关标点的使用》,《汉语学习》1987 年第 1 期,第 5—8 页。

⑥ 吕明臣:《汉语的情感指向和感叹句》,《汉语学习》1998 年第 6 期,第 11—14 页。

⑦⑧ 齐沪扬:《现代汉语》,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第 417 页;第 417 页。

⑨ 邢福义:《汉语语法论》,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26、4 页。

(续表 1)

句类关系模式	划分依据	出处
两类四种模式	2.决定句、商榷句对疑问句、惊叹句	思想表达 黎锦熙2007
	3.陈述、感叹对疑问、祈使	是否影响听者的意念; 信息储存或反馈 叶斯柏森2009; 范晓1998
	4.陈述、祈使对疑问、感叹	语气手段是句类还是语气助词 徐晶凝2008; 石毓智2010
三类六种模式	5.直陈和疑问、商量和祈使、感叹和惊讶	使用目的和语气词 吕叔湘2002
一对三模式	6.陈述对其余句类	是否带有特殊语气 吕叔湘2002
		“平面的直陈型”和“另外的‘型’” 高明凯1986
		有无特定句类标记 徐晶凝2008
		言者对听者有无要求或期待 太田辰夫2003
		“连续性话语”或“对话”或插入动作或事件的讲话 赵元任2011[1968]
		否定词和体标记的使用对立 石毓智2010
	7.感叹对其余句类	句末特殊的音高 布龙菲尔德1985
		有无强烈的情感和语调、表知或表情 何容1985; 高名凯1986; 吕明臣1998
		“达意”类型和“表情”强弱 徐杰1987; 徐晶凝2009
		语调轻重、升降 齐沪扬主编2007
8.疑问对其余句类	语调升降及其程度 邢福义2000	

围绕四种基本句类的关系,何以提出如此多样的划分依据和如此多样的关系模式呢? 句类关系研究该何去何从?

首先从语言的互动性本质看,“一种语言的语法中植根最深的社会意义就是句子类型本身”^①,所以“话语所执行的精确言语行为是这些属性与各种语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可能部分是说话者和听话者合作谈判的结果”^②。句子的语气,“有的主动以听者的存在为前提,有的则不必以听者的存在为前提”^③。据此,汉语疑问句和祈使句主要用于听者在场的语境,偶用于内心独白或自言自语;陈述句和感叹句主要用于不必以听者在场为前提的语境,更多用于内心独白或自言自语。如:

(1) 这个小偷翻来翻去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自言自语道:“这个艺术家怎么比我还穷啊?”(1998年《人民日报》)

(2) 他自己也满身的圣斗士气息,就连做作业遇上了难题,也不由自主地像星矢遇到了强敌那样喃喃自语:“第七感呐,你在哪里? 雅典娜,帮帮我吧!”(1994年《读者文摘》)

(3) 朱海鹏自言自语道:“月蓉已经做过一次好妻子了。”(柳建伟《突出重围》)

(4) 强盗看着那两包钱袋,见里面装得满满的,心里说:乖乖,好多啊! 这一下俺要发财

① Dwight Bolinger:《语言要略》,方力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3年,第496页。

② Ekkehard König & Peter Siemund, “Speech act distinctions in grammar,”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Timothy Shopen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274-324.

③ [日]仁田义雄:《日语的语气和人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54页。

了!”(李文澄《努尔哈赤》)

由于没有听者在场,例(1)的疑问句显然失去询问功能,而表示言者对“这个艺术家比我还穷”这一现状感到疑惑不解;例(2)的祈使句显然失去建议或命令功能,而表示言者的企盼。由于无需听者在场,例(3)的陈述句仍然表示陈述功能,例(4)的感叹句仍然表示感叹功能。由此可知,疑问句是言者传疑而重在使听者答复,祈使句是言者传令而重在使听者实施,两者的互动性都强;陈述句是言者传信而重在使听者知晓,感叹句是言者表情而重在自我抒情,两者的互动性都很弱或没有互动性。据此,上表里的第3种即“陈述句、感叹句对疑问句、祈使句”这一关系模式可视为互动性“弱-强”关系模式。

其次,学界对汉语句类的形式标记及其功能的认识也有待深入。

有鉴于此,我们将接受互动性“弱-强”这一句类关系模式,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如下三个方面对其句法形式及其对立进行补充论证:一是已有句类标记的再认识;二是语调系统及其分工;三是语调和语气词的共现组合关系。

一 已有句类标记的再认识

对于陈述句、感叹句对疑问句、祈使句这一句类关系模式,学界主要从功能角度提出如下四个依据。一是言者是否影响听者的意念^①,即陈述句、感叹句的互动性弱于疑问句、祈使句。二是信息储存或反馈,即陈述句、感叹句表示信息储存,疑问句、祈使句要求信息反馈。^②三是陈述句和感叹句功能相通,都表示对命题的肯定,感叹句还在此基础上表示感叹。^③四是听者在场与否。此外,从形式角度至少提出了如下四类20种句类标记(有的称之为“语气标记”)。^④

表2 学界提出的句类标记

韵律标记	语调、停顿、重音、语速快慢	4	
书写标记	句末号	1	
实词标记	自主可控动词 _{祈使句} 、形容词 _{感叹句} 、疑问代词 _{特指问句}	3	
虚词标记	语气词、叹词 _{感叹句} 、程度副词 _{感叹句} 、禁止副词 _{祈使句}	4	
句法标记	句法成分	第二人称代词作主语隐现自由 _{祈使句} 、将来时 非进行时 _{祈使句}	2
	句法结构	析取式 _{选择问句} 肯否式 _{正反问句} 好一个+NP/你这个+NP _{感叹句} (我)命令(你)、(你)给我+A点/趋向动词/V(-)V、重叠式 _{祈使句}	6

① [丹麦]叶斯柏森:《语法哲学》,第467页。

② 范晓:《汉语句子的类型》,第17页。

③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第231—232页;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第312页;朱德熙:《语法讲义》,第24页;徐晶凝:《现代汉语话语情态研究》,第102页。

④ 此外,不少学者默认陈述句是无标记或隐性句类,其余句类分别使用不同的显性句法标记。主要见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第314—317页;邵敬敏:《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袁毓林:《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邢福义:《汉语语法学》,第123页;杜道流:《现代汉语感叹句研究》,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李成军:《现代汉语感叹句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刘丹青:《语法调查研究手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99页;徐晶凝:《现代汉语话语情态研究》,第99—106页;陈一:《汉语语法研究十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51—162页。最后,司罗红、徐杰和王素改(《句子中心语性质跨语言差异与祈使句主语隐现》,《外语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1期,第26—36页)提出,“汉语类语言的句子中心语只包含谓素,与时体无关,这一参数设定决定了汉语祈使句的主语可隐可现”。

Sadock 和 Zwicky 认为,“句子类型的定义也必须基于形式标准:句子类型,或者更具体地说,表征这些类型的形式属性,理想情况下应该形成一个相互排斥的替代选择系统,这样,每个句子标记可以被分配到一种类型,并且任何句子标记都不能是一种以上类型的成员”,只有“当识别语言中基本句型的形式标记(屈折词缀、词序模式、助词等)形成一个替代选择系统时,这种形式标准才理想地得到了满足”。^①简言之,上表所列句类的形式标记与其句类功能之间应该是一对一关系。下面分别重新审视。

(一) 韵律标记

首先,语速快慢是日常会话句的本质要素之一,主要和语速缓急、个性风格、在线认知能力乃至生理特征有关。其次,停顿和重音主要涉及话题、逻辑背景、信息结构、话语风格及心理、生理因素等。最后,语序及其倒装属于信息结构的语用手段。简言之,韵律手段里,除语调外均非必要性句类标记。

(二) 书写标记

作为书写技术手段的句末号是书面语里反映语调的人造书写符号。吕叔湘早就明确指出,“需要注意的是,往往在句子应该已经终了的地方用的不是句号而是逗号,做语法分析的时候不能以此为依据”。这固然跟作者使用标点符号的习惯有关,但是也有客观的原因,就是上面说过的,“汉语口语里用得特别多的是流水句,很多地方可断可连,如果‘句子’观念不强,就会让逗号代替了句号”^②。换言之,句末号既非第一性的,更非绝对可靠的句类标记,最多只能在书面语里作辅助性句类标记。

(三) 实词标记

首先,自主性、可控性动词的确经常用于祈使句,但也常用于非祈使句。其次,形容词的确常用于感叹句,但也常用于非感叹句。简言之,自主、可控动词和形容词最多是祈使句或感叹句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否则,句类将不再是交际功能或言语行为分类,而将陷入谓词的词义或语义分类的泥淖而难以自拔。

其次,疑问代词只有在不和升调共现时才表示特指问语气。一旦和升调共现,它们就会受到“吗”或者升调的抑制而不再表示特指问语气。^③换言之,疑问代词也只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的句类标记。

(四) 虚词标记

一是语气词。马建忠以降,学界往往默认语气词是句类标记,但这与语气词的如下表现相悖。首先,语气词隐省的自由度最高^④,口语里频次仅有 6.2%,书面语更低至 0.1%^⑤。这意味着,至少有 93.8% 的口语句和 99.9% 的书面语句都没有语气词,“依助词所表的语气来分别句类,就有许多语句是无类可归的了”^⑥。其次,语气词和句类之间不存一对一关系。如“啊”能中频用于感叹句(57.12%/48.53%),低频用于其余句类^⑦;祈使句多半不带语气词,有些可以添加语气词,有的很难和语

^① Sadock & Zwicky(1985: 158). See Ekkehard König & Peter Siemund, “Speech act distinctions in grammar,”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Timothy Shopen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276-324.

^② 吕叔湘:《汉语语法问题分析》,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8页。

^③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张伯江:《疑问句功能琐议》,《中国语文》1997年第2期,第104—110页;王珏:《普通话语气词系统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135页。

^④ 王珏:《普通话语气词的本质与聚合系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91—104页。

^⑤ 郭锐:《现代汉语词类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76页。

^⑥ 何容:《中国文法论》,第153页。

^⑦ 盛译元:《现代汉语语气词A的用法研究》,中国传媒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何鸣:《现代汉语语气词“啊”的意义和功能研究:语法和语用互动视角》,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9年。

气词相容。^①最后,语气词强制性和特定语调高频共现,构成述题的语气结构,表示句类语气的下位口气。如:

(5) 可能吗? = 可能 [升调+吗] → 可能 [极性问语气+低确信口气]

(6) 或许吧。= 或许 [平调+吧₁] → 或许 [陈述语气+高确信口气]

据上,语气词不可能是句类标记,顶多只是句类的可选性辅助标记。

二是叹词。叹词“没有固定的字调,但是有一定的语调”^②，“它们的语义很象语调的意义”^③。“离开了语调,不少叹词便什么确定的意思也没有”^④。换言之,叹词必须和感叹调一起才能构成叹词感叹句。换言之,叹词是感叹句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此外,Poggi 将叹词的功能确定为“单词完整成句的信号”,并提出叹词语义功能分类体系,包括信息标记(informative)、疑问(interrogative)、请求(request)、祈愿(optative)等,各自内部包括多个层次几十个小类。^⑤这说明叹词和感叹句之间根本不存在必然联系。

三是副词。除了禁止副词“别/甭/不要”几乎只能用于祈使句外,程度副词“多么”经常用于感叹句,但也常用于条件分句、宾语从句和定语从句,因而不具有对外排他性。如:

(7) 无论这种关系网织得多么严密,这种“保护伞”多么“结实”,终究逃脱不了人民的审判。

(8) 不难看出,学生的课题研究集中于验证原理。这也符合研究性学习的本意,即并不需要学生获得多么“有层次”的研究成果,而是体验和探究知识的发生和形成过程。

四是句法结构标记。析取式经常构成选择问句,肯否式经常构成正反问句,“V(一)V”重叠式经常构成祈使句。但语料显示,它们都有不少反例。如:

(9) 地球磁场的极性,自然还有赖于粒子带正电还是带负电。

(10) 去不去都可以。

(11) 看(一)看就明白了。

例句显示,析取式、肯否式和重叠式也都是必要条件的句类标记。

其次,祈使句里,第二人称代词作主语的隐现频次之比为 1 : 1.4^⑥,说明它们作主语和祈使句也不存在必然联系。如:

(12) 这位同志跟我来一下。(13) 刚来的站这边。

(14) 大个儿睡大床。(15) 门外别站人。

(16) 冯兰池他别想砸这口钟!(17) 咱还是稳住性子别着急。

再者,将来时和非进行时两种范畴也并非祈使句所独有。如:

(18) 下周放假。(19) 读读原文就明白。

最后,“你这个 N”和“好一个 N”两个句法构式,的确经常参与构成感叹句,但也仅仅是感叹句内部的两种句式,对内不具有普遍性。“(我)命令(你)”和“(你)给我+A 点/趋向动词”,也的确经常构成祈使句,但也仅仅是祈使句内部的两种句式,同样对内不具有普遍性。

①⑥ 马清华:《论汉语祈使句的特征问题》,《语言研究》1995年第1期,第44—51页。

②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68页。

③ 沈炯:《汉语语调模型刍议》,《语文研究》1992年第4期,第16—24页。

④ 马清华:《论叹词形式关系的原始性》,《语言科学》2011年第5期,第482—496页。

⑤ 刘丹青:《叹词的本质——代句词》,《世界汉语教学》2011年第2期,第147—158页。

(五) 小结

据上,汉语句类标记及其特点可归纳如下。

表3 句类标记及其特点

类别	句类标记	参与构成的句类
充要条件标记	禁止副词: 别/甭/不要	祈使句之一
充分条件标记	自主可控动词	祈使句之一
	重叠式	祈使句之一
	(我)命令(你)/(你)给我+A点/趋向动词	祈使句内部的两种句式
	你这个N/好一个N	感叹句内部的两种句式
	形容词	感叹句之一
	叹词	感叹句之一
必要条件标记	程度副词: 多么	感叹句之一
	疑问词	特指问句
	析取式	选择问句
可选性辅助标记	肯否式	正反问句
	语气词	各种句类

上表所列四类句类标记,除禁止副词外,其余标记对内都没有普遍性,对外都没有排他性,它们参与构成的句类及其功能经常相互“交叉”或“彼此渗透”,句类标记和功能之间不存在“稳定的联系”。^①所以,它们参与构成的句类,只有结合语境、情景、语调等因素,才能确定其言语行为类型。^②但也不能据此就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句类与其所表示的实际言语行为类型之间存在默认的一对一关系,即陈述句多用于传信告知,感叹句多用于评价抒情,疑问句多用于传疑提问,祈使句多用于建议祈请。这将是下文讨论的出发点。

二 语调系统及其分工

非语气词语言如英语里,语调对句类的区别作用不太大,主要由主语有无、类型(是否第二人称、疑问词等)及其和动词的相对语序来区别句类,并由动词的限定形式表示语气及其次范畴。^③汉语动

① 朱德熙:《语法讲义》,第21页;徐晶凝:《现代汉语话语情态研究》,第98页。

② Ekkehard König & Peter Siemund, “Speech act distinctions in grammar”. 需要注意的是, Aust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将句类和以言行事类型对应起来, Searle (*Expression and Meaning: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 Cambridge/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认为“一言可多行”,把通过一种施事行为来实施另一种施事行为叫做“间接言语行为”,例如通过提问来实施请求。

③ Halliday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年, 第71—78页) 认为, 作为用于信息交换的语法范畴, 从本质上是直陈语气, 其典型表达式是陈述语气; 用于表达提问的是疑问语气(包括极性问和 WH-疑问语气)。直陈句中, 主语和定式成分的顺序起着重要作用: (a) 主语在前、定式成分在后的语序体现陈述语气; (b) 定式成分在前、主语在后的语序体现极性问; (c) 特指问的语序包括两种: (i) 如果特指成分是主语, 主语在定式成分前; (ii) 其他情况下, 定式成分在主语前。至于感叹语气、祈使语气, 它们属于直陈语气的变体形式。

词没有限定形式,主语和动词的相对语序对句类的区分几乎没有句法功能。所以,学界关于汉语句类标记的讨论,主要是围绕语调、疑标和语气词的作用及其关系展开的。

(一) 语调及其功能

胡以鲁最早指出,汉语“语气之变,大抵无位置之更,为叙述,为疑问,或为正语、为反语,皆以抑扬为之。此音调之抑扬”^①。而后,吕叔湘长期持续关注语气研究,先后提出如下三个著名论断。

第一,语气(mood)是“概念内容相同的语句,因使用的目的不同所生的分别”,不论有没有语气词都是如此^②,从而对马建忠提出而没有给出解释的“字句应有之语气”给出了明确界定。

第二,“语气和口气不宜混淆。常见的语法教材依据语气把句子分为陈述、疑问、祈使、感叹四种,同时又提到句子的语气有肯定与否定的差别,强调与委婉的不同,等等,那么,句子的语气究竟有几种,未免难以回答”^③。从而为明确区别语调和语气词的功能做出了概念及其术语准备。

第三,“句子说出来必得有语调,并且可以用不同的语调表示不同的意义”^④。

对于吕先生的以上观点,学界多持肯定态度^⑤,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验语音学的验证^⑥。总之,语调不仅是汉语句子的“必得有”的强制性成分,而且不同语调表示“不同的意义”。即便是无法准确记录语调的书面语句子,一旦诉诸朗读或默读,即可“复活”或“唤醒”各自应有的特定语调。如:

(20) 刘备天下枭雄。(《三国志·吴志·周瑜传》)

(21) 丙寅卜,殻贞:王往省牛? 贞:王勿往省牛?(《甲骨文合集》四)

(22) 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

(23) 上你家吃饭?(1998年《人民日报》)

(24) 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 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下)》)

例(20)只能是平调,例(21)一(23)只能是升调。至于例(24)里的“吾不惴焉”一句,历代语文学家绞尽脑汁也没能击中肯綮。但林序达只说它是“一个纯用语调标示其反问语气的反问句”,就一语道破了天机。^⑦这应该是训诂学史上非常值得记取的教训之一。

其次,学界还将语调分为语法调和情感调。^⑧这里只讨论四种基本语法调(仍称语调)。综合已有

① 胡以鲁:《国语言学草创》,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年,第66页。

②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第258页。

③ 吕叔湘(1962),见孙汝建:《语气和口气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张斌《序》。

④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第28页。

⑤ 朱德熙:《语法讲义》,第21页;陈建民:《汉语口语》,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54页;霍凯特:《现代语言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92页;沈开木:《句子的性质和句法分析》,《汉语学习》1987年第2期,第1—8页;瞿嵩堂、劲松:《北京话的字调和语调——兼论汉藏语言声调的性质和特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第67—74页;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6页;孙锡信:《近代汉语语气词》,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年,第2页;姚振武:《上古汉语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58页。

⑥ 林茂灿:《汉语语调和句子节奏——从赵元任语调学说的示意图谈起》,《第十届中国语音学学术会议论文集》,2012年;陈虎:《语调音系学与AM理论综论》,《当代语言学》2008年第4期,第347—354页;石锋:《语调格局——实验语言学的奠基石》,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石锋、王萍:《汉语功能语调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⑦ 林序达:《上古汉语的语调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第107—113页。

⑧ 赵元任:《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吴宗济、赵新那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718—733页;高名凯:《汉语语法论》,第498—499页;周殿福:《艺术语言发声基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0年,第308页;陈建民:《汉语口语》,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54页;吴力菡:《多维度视角下汉语语调的语音和音系学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石锋、王萍:《汉语功能语调研究》。

研究并借鉴音位变体理论,假设基本语调都各有一个强弱变体。^①简示如下表。

表4 基本语调及其变体的分工

基本语调及其变体		语气功能及其类别			
平调	强平调	陈述	强传信+使知	言者/给予为主型	
	弱平调		弱传信+使知		
曲调	强曲调	感叹	强传情±使感		
	弱曲调		弱传情±使感		
降调	强降调	祈使	强传令+使/求行		听者/索取为主型
	弱降调(常与“吧 ₂ ”共现)		弱传令+使/求行		
升调	强升调(常与“吗”共现)	极性问	强传疑+使/求答		
	弱升调(常与“吧 ₁ 、么”共现)		弱传疑+使/求答		

上表所列四种语调及其变体里,感叹调与句子的重音模式密切相关:前重时全句呈降调,中重时呈曲折调,后重时则先降后扬。在从陈述调向感叹调的转化过程中,调域的加宽、调阶的上升、重音的增强、调首与调尾音阶的上抬,都在不同程度上增强感叹的效果;平调所表陈述语气和曲调所表感叹语气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感叹是以陈述为基础的。^②其次,关于升调的强弱变体,吕叔湘曾举过一个精彩例句(原文不分行)如下^③:

(25) a.[主人]我们走了有半个多钟头。从饭馆到家,总有五里多路吧?

b.[客人](心不在焉的)总有吧。

吕文认为,a句里“吧₁”字“较高较长”,b句里“吧₁”字“较低较短”,实际就是本文所谓升调的强式和弱式。强式升调表示较强的极性问语气,弱式升调表示较弱的极性问语气。赵元任则将a句视为极性问句;b句视为“带疑问的陈述”,其中的“‘吧’短些,整句语调也低些”。^④在本文看来,a句为强式升调,疑问程度高;b句为弱式升调,疑问程度低。据此,学界所谓与“吧₁”“啊”低频共现的“平调”“陈述调”或“甚低调”,其实就是升调的弱式变体,而与“吗”高频共现和与语气词共现的升调则是其强式变体。

语调及其强弱式假设有利于维持四个基本语调的格局,不致增加一个“甚低调”而动语调系统的格局,也有助于平息语调和句类之间的关系纷争。这样,同一个词语序列加上不同语调即可实现为不同句类。

(二) 疑标及其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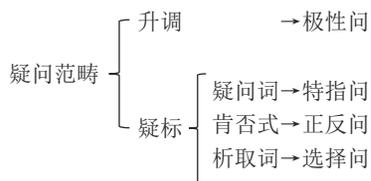
疑标在句法层面参与构成各种句法结构,表示句子话语层面的非极性问语气。它们和升调一起构成如下疑问语气范畴系统:

① 这与林建平(《香港粤语句调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中国语言及文学部哲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所刻画 of 香港粤语语调及其所表语气类型非常接近。

② 陈虎:《基于语音库的汉语感叹句与感叹语调研究》,《汉语学习》2007年第5期,第45—55页。

③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第299页。

④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第362页。



疑问词所表特指问语气和升调所表极性问语气相互冲突。两者同现时,学界往往错以为是语气词“吗”和疑标的关系,先后提出“疑问点移动说”“特指性极性问句说”和“疑问域不相容说”。^①但由于升调是句子的基频手段而具有基础性、强制性,所表疑问域是“整个命题”;疑问词所表疑问域“只是一个点”或“局部”。^②相比之下,升调是更基础、更高频的手段^③,强制性更强,层次最高,优先表示全句的极性问语气。当它的疑问域之内出现疑问词时,升调将抑制住疑问词的语气功能而优先表示句子的极性问语气^④,疑问词只能在句法和词组层面表示任指、虚指^⑤。如:

(26) 有什么穿什么吧! 一对老熟人,谁还没有见过谁?

(27) 那天下过一场暴雨倒还能依稀记得,可没见过什么木耳商人呀?

不仅如此,肯否式和析取词,一旦被更大结构所包含,它们所表正反问和选择问语气的功能也将被语调抑制住,而仅在句法或词组层面发挥句法、语义功能。如:

(28) 我这话信不信由你,杀不杀走不走也由你。我先睡了。

(29) 杨虹的眼泪刷地一下就流了出来,他真不知道这是在梦里还是现实。

(三) 小结

由前论可知,平调表陈述语气、曲调表感叹语气,同为言者/给予为主型语气,听者不一定在场;降调表祈使语气、升调表极性问语气以及疑标表非极性问语气,同为听者/索取为主型语气,听者一般在场。此外,疑标分别表示非极性问语气,并和升调一起构成疑问范畴系统。

三 语调和语气词的共现关系

(一) 语调和语气词的共同性

语调和句末语气词之间存在如下共同性和关联性。

一是语调的调尾和语气词都天然位于句末述题之后^⑥,且语气词位于调尾的最后一个重读音节之后^⑦。两者都作用于整个命题。

① 依次见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第228页;邢福义:《现代汉语的特指性是非问》,《语言教学与研究》1987年第4期,第73—90页;张伯江:《疑问句功能琐议》。

② 张伯江:《疑问句功能琐议》。

③ 朱晓农:《亲密与高调——对小称调、女国音、美眉等语言现象的生物学解释》,《当代语言学》2004年第3期,第193—222页。

④ 王珏:《由语调/疑问标记和语气词的共现关系构建述题的语气结构》,《语言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2期,第65—76页;黄梦迪:《由原型句式、原型语气结构及其中性语境句研究“吗”的功能》,《外国语》2021年第5期,第33—41页。

⑤ 朱德熙:《语法讲义》,第93—94页。

⑥ 一般认为,语调的高低升降特征主要表现在“调尾”部分(郭锦桴:《汉语声调语调阐要与探索》,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263页)。但沈炯:《汉语语调构造和语调类型》,《方言》1994年第3期,第221—228页)认为主要表现为全句声调音域高音线和低音线两方面有系统的调节。这里姑且从众采用传统表述。

⑦ 瞿霭堂、劲松:《北京话的字调和语调——兼论汉藏语言声调的性质和特点》;张彦:《句重音与句末语气词的音高》,《汉语学习》2006年第2期,第34—41页。

二是语调和语气词的音高与各自功能之间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象似性。首先,古今中外语言的句子都毫无例外地用升调表示疑问语气,用平调表示陈述语气。^①汉语语调“几乎全国一个样的,甚至于跟外国语言也有好些相同的地方”。^②同时,语气词以声母的发音部位区别口气类别,以韵母响度高低和介音有无区别口气强弱兼色彩。^③

三是动态语流中,语调调尾的音高和语气词的音高之间经常互动而变异,形成形神合一的“同层叠加调”。与之相比,调尾和位于句末的非语气词的音高在语流里互动变异则属于语气层和词汇层之间貌合神离的“跨层截搭调”。^④

四是不同的语气词语言、汉语方言及其不同历史阶段之间,语调和语气词的有无、多寡及其历时消长之间往往存在互补关系。^⑤

(二) 语调或疑标和语气词构成语气结构

虽有学者参照无语气词语言而依据汉语动词及其语义类别划分语气及其下位范畴^⑥,但更多学者则从汉语实际出发先后提出如下六种“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观点。第一,语气词是极要紧、唯一或主要的语气手段。^⑦第二,语调是主要的,语气词是次要的语气手段。^⑧第三,语调是强制性,语气词是可选性语气手段,绝大多数没有语气词的句子也有各自的语气类型。^⑨第四,语调和语气词分别是语气及其下位口气的表达手段。^⑩第五,语调和语气词构成句子或其述题的语气型或语气结构。^⑪

① 朱晓农:《亲密与高调——对小称调、女国音、美眉等语言现象的生物学解释》。

② 赵元任:《英语语调(附美语变体)与汉语对应语调初探》,吴宗济节译,《中研院史语所集刊外编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周岁庆祝论文集》,1932年。

③ 王珏:《普通话语气词的本质与聚合系统》。

④ 王珏:《语气词声调类型与有关问题》,《韵律语法研究》2018年第1期,第6—37页。

⑤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第365页;游顺钊:《香港粤语的语助词》,《方言》1980年第1期,第35—52页;李小凡:《苏州方言语法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0页;Wakefield John, *The English Equivalents of Cantonese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Ph.D. Dissertation,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2010。

⑥ 张秀:《汉语动词的语气系统》,《中国语文》杂志社《语法论集》(第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温锁林:《汉语中的语气与情态》,《南开语言学刊》2013年第2期,第21—29页。

⑦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第260—290页;赵元任:《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方言》1992年第2期,第85—111页;高名凯:《汉语语法论》,第429—549页。

⑧ 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第209页;张志公:《现代汉语(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22页;沈开木:《句子的性质和句法分析》,《汉语学习》1987年第2期,第1—8页;钱乃荣:《现代汉语》,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16页;贺阳:《试论汉语书面语的语气系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第59—66页;齐沪扬:《语气词与语气系统》,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4页;崔希亮:《事件情态和汉语的表态系统》,《语法研究和探索》,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期。

⑨ 吕叔湘:《语气词与语气系统》,第257页;邢福义:《汉语语法学》,第26、242页;李小凡:《苏州方言语法》,第79—81页;刘叔新:《汉语语法范畴论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6—78、82页。

⑩ 吕叔湘(1962),见孙汝建:《语气和口气研究》,张斌《序》;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76、379页;周一民:《北京口语语法(词法卷)》,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年,第258页;孙汝建:《语气和口气研究》,第12、15页;张谊生:《现代汉语虚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67页;徐晶凝:《汉语语气表达方式及语气系统的归纳》,《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第136—141页;《现代汉语话语情态研究》,第66—67页;张云秋:《现代汉语口气问题初探》,《汉语学习》2002年第2期,第44—50页;范晓、张豫峰等:《语法理论纲要》,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372、373、374页;刘丹青:《语法调查研究手册》,第479、487、494页;赵春利、石定栩:《语气、情态与句子功能类型》,《外语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4期,第483—500页;刘叔新:《汉语语法范畴论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温锁林:《汉语中的语气与情态》,《南开语言学刊》2013年第2期,第21—29页。

⑪ 邢福义:《汉语语法学》,第125页;华宏仪:《感叹句语气结构与表情》,《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63—68页;Cheng, Lisa Lai-Shen, *On the typology of WH-Questions*,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T, 1991;王珏:《汉语双标句符假设试说》,《汉语学习》2013年第1期,第3—12页;《再论“吗”的属性、功能及其与语调的关系》,《汉语学习》2016年第5期,第3—13页。

第六,语气词和某一特定语调高频共现,和其他语调或疑标低频共现和互斥,呈现出严整的规律。^①

表5 语气词和语调或疑标的共现规律

语调	肯定语气词: 10	惊讶语气词: 5	确信语气词: 6	确认语气词: 5	合计
平调	高频共现: 10	低频共现: 5			15
曲调	低频共现: 9	高频共现: 5			14
升调	低频共现: 10	低频共现: 4	高频共现: 6		20
降调	低频共现: 4	低频共现: 4		高频共现: 5	13
疑标	低频共现: 7	低频共现: 2			9
合计	40	20	6	5	71

说明:(一)肯定语气词指相对高频用于陈述句末尾的语气词,惊讶语气词指相对高频用于感叹句末尾的语气词,确信语气词指只能用于极性问句末尾的语气词,确认语气词指只能用于祈使句末尾的语气词。(二)黑体表示语调或疑标和语气词高频共现,宋体表示低频共现,空白表示不能共现。(三)数字表示语气词的数量及其与语调共现的类型数量。

上表显示出如下两条主要规律。

一是确信语气词和升调一对一高频共现,构成6种搭配型(matching)组合;确认语气词和降调一对一高频共现,构成5种搭配型组合。

二是肯定语气词和平调一对一相对高频共现,构成10种准搭配型(quasi-matching)组合,还分别和非平调(曲调、降调、升调、疑标)一对四低频共现,构成30种错配型(mismatching)组合;惊讶语气词和曲调一对一相对高频共现,构成5种准搭配型组合,还分别和非曲调(平调、降调、升调、疑标)一对四低频共现,构成15种错配型组合。

据上述语调或疑标和语气词共现的种类、频次关系,句子的语气结构假设可完善如下:语气结构=语调/疑标_{n=1}^{语气(mood)}+语气词_{n=0-3}^{口气(tone)}。该假设表明,语调或疑标强制性择一表示句子的语气类型,语气词可选性0—3个表示各自所属语气的下位口气,两两一起表示语气及其下位口气的综合值。^②简言之,汉语句子既用语调和疑标、还用特有的语气词“作用于整个命题”。^③

以上假设,既为语气词和句类关系的纷争画上了圆满句号^④,也为四种基本句类明确了形式标记,为陈述句和感叹句之间、疑问句和祈使句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前两者和后两者之间的对立关系提供了有力证据。此外,也验证了语气词“皆与句调有关,可以帮助认定句子的结构”这一假设。^⑤

结 语

由上文所论可知,陈述句、感叹句和疑问句、祈使句之间存在如下对立和关联。

① 王珏:《由语调/疑问标记和语气词的共现关系构建述题的语气结构》。

② 王珏:《由语调/疑问标记和语气词的共现关系构建述题的语气结构》;《由功能模式出发研究语气词口气及其系统》,《中国语文》2020年第5期,第527—543页;《由语气结构确定语气词的上位范畴》,《语言科学》2021年第3期,第225—245页。

③ 徐晶凝:《现代汉语话语情态研究》,第65页。

④ 黎锦熙:《新著国语法》,第260页;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第258页。

⑤ 薛凤生:《试论汉语句式特色与语法分析》,《古汉语研究》1998年第4期,第67—74页;《汉语句式特色之成因——赵元任先生给古文句法研究之启示》,《语言科学》2004年第6期,第67—73页。

首先互动功能上,陈述句、感叹句为言者给予信息为主型语气,互动性和会话性弱,听者不一定在场;疑问句、祈使句为言者向索取信息为主型语气,互动性和会话性强,听者一般都在场。两者构成互动性和会话性“强-弱”关系模式,即疑问句、祈使句的互动性和会话性都强于陈述句、感叹句。

其次句法形式上,两种4个句类的句法标记之间存在如下对立。

表6 基本句类及其标记

句类		句法标记						
		语气标记			口气标记			
		强制	可选		高频	低频		
互动性弱	陈述	平调			肯定语气词	惊讶语气词		
	感叹	曲调	多么; 好一个+NP/你这个NP		惊讶语气词	肯定语气词		
互动性强	疑问	极性问	升调			确信语气词	肯定语气词	惊讶语气词
		特指问	疑问词				肯定语气词	惊讶语气词
		正反问	肯否式				肯定语气词	惊讶语气词
		选择问	析取词				肯定语气词	惊讶语气词
	祈使	降调	你/您; 别/甭/不要; 自主可控动词; (你)给我		确认语气词	肯定语气词	惊讶语气词	

上表显示出,陈述句强制性由平调表示语气,并依次由肯定语气词高频、惊讶语气词低频表示其口气;感叹句由曲调强制性、句类标记可选性表示语气,并依次由惊讶语气词高频、肯定语气词低频表示其口气。其次,极性问句由升调强制性表示语气,并依次由确信语气词高频,肯定、惊讶语气词低频表示其口气;祈使句由降调强制性、句类标记可选性表示语气,并依次由确认语气词高频,肯定、惊讶语气词低频表示其口气。同时,非极性问句分别强制性地由三种疑标表示语气,并由肯定或惊讶语气词可选性低频表示其口气。

简言之,以语调、疑标为主和语气词为辅的汉语句类标记,大体形成了“一个相互排斥的替代选择系统”,其中几乎“每个句子标记都可以被分配到一种类型,并且任何句子标记都不能是一种以上类型的成员”。据此,“陈述句、感叹句对疑问句、祈使句”这一关系模式里的两种4个句类都分别各有自己的句法形式,因此应该是汉语句类关系的最佳模式,并以此对应英语“直陈句(含感叹句)对非直陈句”的关系模式。

(责任编辑 周萍)